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曰義卷之六 藝

庸 齋 林 希 遠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

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三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運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知是言我國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僞偽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

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取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在○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櫺櫺屋之連絲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厚達則爲薄厚薄能否也僞偽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

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違者不為智得窮者非為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哉菽大教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弟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擇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質分

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讎其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其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天命也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鈞乎君者鈞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已甚周也哀不已若特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
 厚隰朋雖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美
 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
 形容力命之說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
 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
 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用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說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
 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為治之時
 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
 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為苦遂歸咎
 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
 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不誅者
 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
 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出於
 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

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
 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
 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
 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
 聖智不能干鬼鬼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
 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
 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
 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入以為天罰之此
 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
 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
 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
 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
 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
 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
 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
 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
 猶不干時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
 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

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
 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輝成自
 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
 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
 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
 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
 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
 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手
 汝手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
 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
 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
 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
 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孟屏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
 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
 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

俄而李梁之疾自廖

匪佑自天弗華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萬孽非由於人皆自然百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運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象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

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精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廖此一句又謂自然然而腎鑿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大此語似若反常而

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聖能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鴉鵲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逆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類天距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己之為愈言不知聽其自然也

揚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子曰

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夫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懸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兄弟若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嘗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

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變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懸矣真純誠懸一而不辯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為哀以何為樂以何為可為以何為不

可為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動若械者猶影問罔有所待而然也如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

所以動不動人之所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所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已遺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晉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

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

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徭佚啓態之類墨者眉屎女履反墨屎軟弱也單至不安貌嗥嗥恐懼貌慙慙急遽貌

巧佞愚直婢漢二切所映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晉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用巧之微妙殫斫不解悟貌

人相與游於世晉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此又四等矜才之人猥忤搶猾也情露今人言賣弄之意謹極吃急之意凌誚詰問也莊子曰招士無凌誚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與游於世晉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自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媵瑟縮不正之貌誑諉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適發者

不相次別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晉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不合也乘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

而無所憚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為得時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成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為之

倜倜倜倜成者俏俏成也初非成也倜倜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

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

貧窮自時也怨夫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

自亡也自喪也

倥倥俱為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言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

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肖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固有駭有喜時動時止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坂而立面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

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算亦算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

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燕肉可得而食驚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吹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

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木不圓諍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為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

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親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同巨奚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巨與詎同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銜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過或不其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冲虛至德真經蕭齋口義卷之六

冲虛至德真經蕭齋口義卷之七

楊朱第七

揚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實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惟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惟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

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欽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辯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